

我出差或者旅行，往往会起大早找小菜市，不是去找所谓的“人间烟火气”，是去寻当地的风物特产。物流发达的今天，全国的菜市场几乎大同小异，唯有路边农家云集的早市，是当地风物人情的小型展览，山川异域的精髓，似乎全汇聚于一条小小的马路上。

早市因其早，往往曙光未现即有人来，占着空置的小路，天光大亮后，得还路与道，所以散得也早。我常常手里拎着带着露水的瓜菜，站在刚才还熙熙攘攘、突然空荡荡的小马路上恍惚。

阳朔的早市多螺蛳和泥鳅，一盆盆清水里养着，老渔人满脚的泥巴。挑菜的老妇人用的是平底筐，用两根竹条交叉做梁，菜码得实实的，扁担挑起来，稳当。提手上拴着长长的稻草，是给客人捆菜的，我喜欢这样朴素的买卖。春天蔬菜茎叶大，红皮的莴笋，还有芥菜、小白菜，都有尺把长。有一种叶子极像青萝卜，杆茎的枝枝丫丫顶端开红白的小碎花，捆在一起水汪汪的绿，当地土话不太懂，不知什么菜，后来考证是“萝卜菜心”——起了苔的萝卜花居然也能吃。卖调料门口会摆一小筐鲜嫩的薄荷，红梗绿叶，稻草小把小把扎着，很打眼，老板说当地烧鱼烧肉做汤，剥几朵，味道很清鲜。

去年夏天在浙东仙居，杨梅桃李正上市，小菜场里有红的紫的杨梅、带着霜粉的黑李子、白里透红的桃子，放在编织篮子里，姹紫嫣红，煞是好看。卖水果的多是老太太，笑眯眯的，一杆小秤翘得高高的，“自家树上的，多点不要紧。”还有老汉们卖的小葱头，像弯月。白花花的几筐，围了一圈中老年妇女挑挑拣拣。一问，并不是做调味的葱头，也不是薤葱，而是一种介于葱和蒜之间的藁头，用糖和盐腌

人，越年轻朋友越多。

我和贵是最好的朋友。贵大我一岁，我们还是远房亲戚，他外婆是我爷爷的嫂子。读初一那年，贵买了一辆自行车。学会骑车的第二天，他带我去十几里外的铁路看火车。我们骑自行车，就像骑在猪背上，贵吃力地抓着车把子，就像抓着猪的两只耳朵，一路东倒西歪，跌跌撞撞。上坡我就下来推，贵一左一右扭着屁股，踮起脚尖踩两个踏板。到皖赣铁路侯潭站附近，我们爬上侯潭大桥。铁路桥很高，桥下的闾江，河水旋着花式流淌，看了头晕。贵又偷来他爸爸的“海鸥”相机。拍照前，我们不约而同从桥上撒一泡尿。两行纤细明亮的童子尿落在江中，就像两根长长的风筝线，将我们拴在桥上。

桥上风大，贵垂到眼睑的发梢被风吹到头顶，像倒伏的青草一样蓬勃着。我羡慕贵的帅气，一张明星脸有棱有角，初具男子汉的雏形。风带着湿气，凉爽宜人。同一片天空下，两个截然不同的气象，不



擎一枝荷花招摇过市

芳 纯



大地 张健 摄

渍做下饭的小菜，爽脆有葱香。据说它开铃铛一样的紫花，但我没见过。一位大妈细细向我讲解了泡制方法，像和气的老邻居。有个老太太卖两篮土产，一篮细牛角一样弯曲的竹笋，一篮霉乎乎的“出土文物”，像头上长梅花鹿角的蝉蛹，模样有些骇人。她一会儿用手在空中舞，一会儿指着地下，口中还“吱吱”叫着，我听懂了是蝉。边上另有老太帮她说话，隐隐听懂是“炖汤大补”，一块钱一只，药店要七块钱。后从浙江一位朋友那里才知是名贵中药“金蝉花”——蝉蛹在地下霉出菌丝，好似冬虫夏草的形成。

同是浙江，嵊州产小萝卜菜和

南瓜藤，仙居却没有。我去的时候是夏末，清晨还不太热，小马路上墨绿的大昌西瓜，七八斤的小个头，藤上带着新鲜的叶子，摆在荆条篮子里，透着十足的甘甜，实在太诱人。好几担刚刚割下来的南瓜藤，连卷曲的触须都蓬勃着，几只嫩绿的小南瓜，怯生生的，像刚进城的小娃。仅两片叶子的小萝卜菜芽，我在婆家石牌街上常见，竟在嵊州重逢，有种他乡遇故知的惊喜。嵊州最好的，是花生，小拇指一般大小，肥白鲜嫩，盐水煮了，一口气吃完也不会觉得饱。

海南石梅湾的小菜场几乎等同于鱼市，老远闻到浓烈的鱼腥味。案板上切的是极大的深海鱼，毫不

夸张地说，简直像内地的整猪分解。我们买了鱼块，直接就在海水里洗，烧一锅清水，只放一点盐煮了，竟然丝毫没有腥味，鱼汤烫大白菜火锅，鲜美异常。

烟台的小菜场则是另一种豪放。老远闻到海腥味，海蛎子用蛇皮袋装着，还裹着海里的泥沙，要吃现剖开，海肠海胆也不金贵，放在塑料盆里，全是一种直接从海水里搬运过来的模样。菜是成堆摊在地上，大葱、海带一捆捆卖，大蒜头堆在板车上。市场里的早点铺人头攒动，多是喝早酒的老人，几个包子，一碗豆腐脑，一瓶二锅头，也不用杯子，直接对着酒瓶嘴喝，喝得滋滋爽。北方海边寒湿重，码头工人不喝点酒抵御不了。长久积习，喝早酒就成习惯，即使退了休，不喝点酒一天就不得劲。

在早市里游逛，我爱和卖菜的老人家闲谈，他们亲切家常，举手投足透着喜悦和达观。大江南北，寒暑春秋，各地小菜场的老人衣着样貌各异，但多有收获的满足，年纪虽大依然有那种不言说的骄傲。他们沟壑纵横的黧黑的脸，黏着泥土的鞋子，汗渍的衣衫，粗大且布满裂纹的手都笼罩着一种尊严的釉质感。

今年秋，在寿县一个早市，好多水乡的物产，小白条鱼，活蹦乱跳的小河虾，藕，莲蓬，刺猬一样带壳的鸡头米，一盆盆剥好的芡实，还有一朵玫红色的大荷花！我买了藕和莲蓬，一身水汽的老妇人爽快地把荷花送了我。阳光太烈，荷花的花瓣边缘有点焦蓝，刚好搭配我焦蓝色的裙子，我一手提着菜，一手擎着红荷花，在小菜场招摇过市。几十只麻色鸭子，奋力嘎嘎叫着，像是在跟我手中的荷花打招呼。

是不是荷花唤起了它们对荷塘的记忆？

起用餐，或者骑摩托车去县城吃烧烤。此时，丽兰已远嫁，横亘在我和贵之间的心结也已消散。我们同时参加了高教成人自学考试，他报法律专业，我报汉语言文学。一次，贵披一身湿漉漉的雨衣，头发贴在额头上，脚下的皮鞋沾满了泥水，来到检查站，我们不禁哑然失笑。贵说山那边大雨如注，本打算不来检查站，可忍不住还是来了，没想到检查站滴雨没下，夕阳正好，霞光漫漫。

贵的父亲去世后，他去了芜湖。芜湖说远不远，说近不近，时间说短不短，说长也不长，我们竟从此失去联系。以后，只是从别人那里断断续续得到一些只言片语，贵结婚了，有了一个女儿。贵偶尔会在清明节时回老家上坟，但我全家早已不住山村，一次没见到过他。一晃二十多年，我们音讯全无。有时候在天气预报里，听见播报芜湖的天气，会不由自主地想起贵。前不久，我们终于在家乡群里相遇，我当即加了贵的微信。过去好几天，贵接受了我。可我们再也不是那对无话不说的兄弟，甚至连点赞之交都谈不上。我试图用回忆来重建曾经的管鲍之交，显然是剃头挑子一头热。原来岁月是会稀释掉许多东西的，包括亲情和友情。

夏天，天气总还是阴晴交替，变化无常，东边日出西边雨。晴与雨，缘与灭，自有规律，由不得人。

东边日出西边雨

谢光明

远处的前方，左边黑云压城，电闪雷鸣，堆积如山的乌云里倾泻而下的暴雨，白茫茫就像一条风中斜摆的大裙子笼罩几座山头。紧邻的右边，蓝天白云，艳阳高照，阳光紧追白云的影子在大地奔跑。我和贵惴惴不安，都没有带伞，骄阳炙烤铁轨，不知道那片雷雨会不会落到桥上来。人头攒动的绿皮火车呼啸着钻出山洞，车轮碾过铁轨的节奏由远而近，又由近而远。当火车消失在群山间，左边乌云消散，雨过天晴，复又是清晴蓝天。一场雷雨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，只是左边山坳一条浑浊的山溪，在大地留下雨的印记，奔涌着汇入清澈的闾江。

翌年，我也有了一辆自行车。我和贵是两只野兔，在中学和村庄的路上来回奔跑，跳跃。累了，就靠着路边的白杨树，嘴里含着狗尾巴草，说着各自的理想。贵说将来想成为一名律师，我想成为文学家。我们就像李生兄弟，形影不离，晚上睡觉都不分开。十七八岁的一天，他红着脸，偷偷递给我一封信，信的两边封口用

透明胶牢牢粘住。我接过一看，署名“王丽兰亲收”。王丽兰是我同桌。贵羞涩地说：“帮我交给她。”贵不知道的是，此时，我跟王丽兰早已书信往来频繁。我和贵有一个共同的爱好，跟校外一个教练学散打。读高三的贵样样都比我强，唯独体力不如我。一次，在没有手套头盔保护的对练中，我下手不分轻重，打伤了他的自尊。我想我是在警告他，离王丽兰远点。不过贵并不知道我也喜欢王丽兰。我们几天没有见面。以往我们的矛盾，睡一觉自然就烟消云散。这一次过去了好几天，我不想认输，但也发现没有贵的陪伴，异常冷寂孤单。一个星期后，我无精打采回到家，又看见那个熟悉的背影，房门半开，贵坐在我卧室的椅子上，翻看我的书籍和日记，也许还有书信。从来我们都是透明的，所有秘密属于两个人，唯独我隐瞒了王丽兰。

从学校出来，我们各自走向不同的工作岗位，贵在乡政府当会计，我在林业局铁路边做了一名检查员，两人相距不过二三十华里，经常相约一